



大妖湖

DAYAOHU

彭懿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妖湖

DAYAOHU

彭懿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妖湖/彭懿著.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6
ISBN 7-5324-5512-2

I. 大...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8560 号

大妖湖

彭懿著
安玉民插图
姜明装帧
郭尧雄封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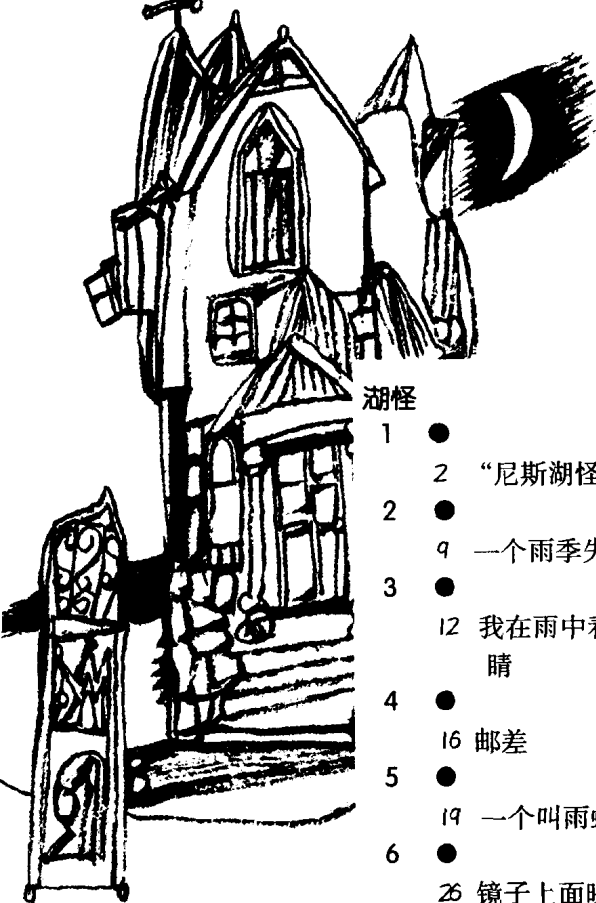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周晴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7-5324-5512-2/I·2049(儿)
定价:19.00 元



湖怪

- 1 ●
- 2 “尼斯湖怪”
- 2 ●
- 9 一个雨季失踪了九个男孩
- 3 ●
- 12 我在雨中看到了一双一百年前的眼睛
- 4 ●
- 16 邮差
- 5 ●
- 19 一个叫雨蛙的男孩
- 6 ●
- 26 镜子上面映出了一只苍白的小手
- 7 ●
- 30 “Discovery频道”摄影师的儿子
- 8 ●
- 37 妖湖出事了
- 9 ●
- 39 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明天了
- 10 ●
- 46 窗外有……鸟
- 11 ●
- 50 我被一只冰凉的爪子拖出了窗外
- 12 ●
- 53 “到家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声音对我说



- 13 ●
59 我成了罐头里的鱼
- 14 ●
64 鸟羽风暴
- 15 ●
66 门被关上了,但……
- 16 ●
69 是雨蛙的眼睛
- 17 ●
73 镜子里的男孩摸了摸我的鼻尖
- 18 ●
77 我不是雨蛙,那我是谁
- 19 ●
82 我像穿过一层薄雾一样,穿过了镜子
- 20 ●
86 幽灵男孩连牙齿都闪耀着一种淡绿色的光
- 21 ●
91 我们的手贴到了一起
- 22 ●
95 我们破了它的魔咒,我出来了
- 23 ●
103 湖怪化成了一堆灰烬
- 24 ●
106 “可我离不开雨天,我只能活在雨里……”



湖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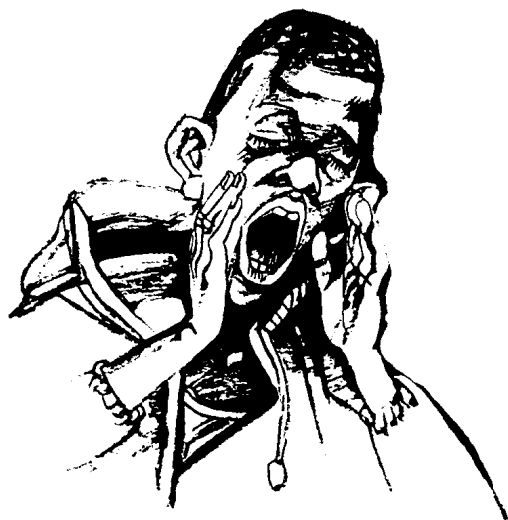




1



“尼斯湖怪”



我不喜欢雨天。

不喜欢的,还不止是我一个人。

我出门的时候,听到妈妈在我身后一个人唠叨着:“这雨可真烦人,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衣裳一个星期都晾不干,只好用熨斗烫干……”

可我们这个小镇,紧挨着一个名叫妖湖的大湖,不知湖底是不是真的有一头传说中的妖孽兴风作浪,反正一到夏天,几乎就见不到太阳,不是雨就是雾的。

我们这个小镇叫妖湖镇。

我像不喜欢雨天一样,不喜欢这个名字。

太恐怖了。

不,是太妖气了。

听上去好像我们一个个都是妖精似的。

可是没有办法,我生在这里,我还不到离家出走的年龄。

我才十二岁。

关于妖湖,流传着许多可怕的传说。不过,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妖湖可怕,相反,我还喜欢它。

这是因为妖湖是小鸟的天堂。



没错,我是一名鸟类爱好者。需要声明一句的是,我不是菜鸟级的,我爸爸说我是准专业级的。这或许是遗传,我爸爸是一位真正的鸟类学家,他是妖湖自然保护区鸟类观察中心的研究员。

他的那本《鸟类野外鉴别手册》,早就被我给翻烂了。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只有一节生物课。还没下课,我的心就已经飞到妖湖去了。今天我是头一个冲出教室的!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一丢,骑上我那辆山地车就出了门。

我要去妖湖。

还算好,雨不大。

昨天晚上,我听到我爸爸给一个姓颜的教授打电话,说湖边飞来了一百多只红胸反嘴鹬。

这是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水鸟。

我查过了,它所以叫红胸反嘴鹬,是因为它的长嘴在三分之一处像是被人砸了一锤子似的,朝上弯曲着。

正好今天生物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写一篇观察日记,说写写你身边的生物。我的同桌,一个蠢得不能再蠢了的弱智捅捅我:“你说我写写蜥蜴人行吗?”“蜥蜴人?”我吃了一惊,把文具盒都翻到了地上。他那张胖脸凑了过来:“我亲眼看见我爸昨天蜕皮变成了一个蜥蜴人……”我还能说什么呢?一点也不幽默!我宁愿和一条绿蜥蜴坐在一起,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同桌。

我要写一篇真正的观察日记,关于红胸反嘴鹬的日记,不光要记下它的体长、鸣声、巢的特征,还要画一张彩色的轮廓图。

拐过那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就是通往妖湖的小路了。

突然,我一个紧急刹车站住了。

我看到怪物正要推门而出。

怪物显然也发现了我,他也站住了,就站在了玻璃门的里面。

怪物当然不是一头真正青面獠牙的怪物了,而是一个男孩,我的同班同



学——“尼斯湖怪”！我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一生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湖怪的研究上了，是湖怪学（如果世界上有这门学科的话）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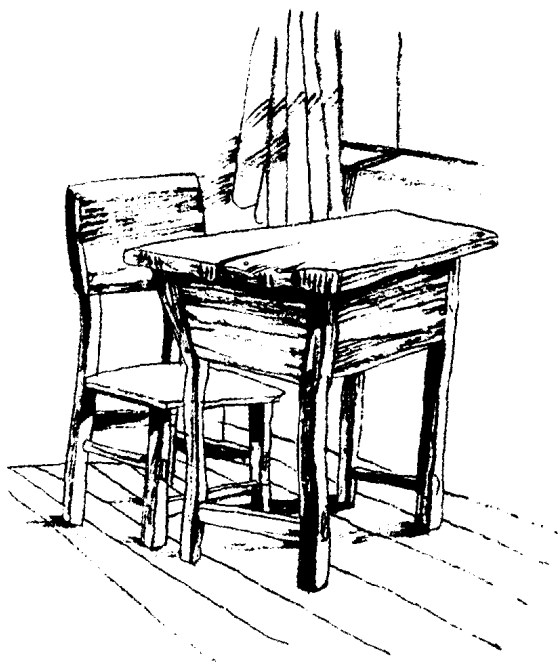
他坚信妖湖里有一头吃人的湖怪。

在班上，我们两个人被视为是两个走火入魔的异类。用绰号叫“女巫布莱尔”的那个女生的话来说，我们两个人是“中世纪的疯子”！

我还行，至少英文还算突出，还能用拉丁文拼几个鸟名，但尼斯湖怪可就惨了，星期四的数学测验只考了 57 分。让班主任大为恼火的，还不单单是他的成绩，他还把他的同桌拉下了水，他的同桌成了一名“准湖怪爱好者”不说，数学测验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今天一到校，班主任就铁青着脸对尼斯湖怪说：

“你！坐到最后一排的椅子上去！”



这可是一个空前的惩罚。

“不——”

我听到了一声惨叫，好像一个人被湖怪拖下了水。

是尼斯湖怪。

对可怜的尼斯湖怪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全班的人都惊呆了。

“女巫布莱尔”的一双眼睛恐怖得就好像看到中世纪的一个女巫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了一样。

最后一排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从我上学那天起，不，是从我爸爸上学那天起，不不，还要遥远，是从一百年前起，这个座位上就没有坐过人！妖湖镇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这是一把被诅咒过的椅子，谁坐上去，不出十天，谁就会消失掉。据说最后一个消失掉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左手的手心上长了一颗黑痣的男孩。

一百多年来，那把椅子就那么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这成了一个传统。

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一定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迷信了，孩子们一定会哄堂大笑，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坐这把邪恶的椅子，但不要忘了，这里是妖湖镇！任何在别的什么地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妖湖镇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出生就知道了。

我举起手。

“老师，让我和他坐一起吧！”

尼斯湖怪抱着书包走到一半站住了，班主任瞪圆了眼睛。“怎么？”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自愿坐到后边去？那就要再加上一把椅子了。”

“不！”我推了我身边的弱智一把，“是他想坐那把电椅！”

我讨厌我的这个同桌。



结果……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同学们拼命抱住了他，这会儿，我一定是戴着一口假牙在冲尼斯湖怪龇牙咧嘴啦。

我没有能够改变尼斯湖怪的命运，但班主任答应说，如果下周尼斯湖怪的数学能及格，就再把他调回到前面去。

所以，现在隔着超市的玻璃门，尼斯湖怪才会对我说：

“谢——谢——你——”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玻璃门上拍着。一个店员愤怒地朝他看了一眼，以为他要把玻璃门砸个粉碎呢！

我往脸上搽了一把雨水，又怕他看不清我的嘴，把雨帽也给掀掉了。

我在风雨中不出声地喊道：

“你——还——好——吧——尼——斯——湖——怪——”

他把玻璃门拍得更响了，我看到那个店员气得眼睛都发绿了，推开几个在排队付款的顾客，冲过来制止他了。

“我——没——事——你——哪——努——阿——努——阿——鸟——”

这次是尼斯湖怪在不出声地叫喊。

“努阿努阿鸟”是我的绰号。

那个店员站住了，她捂住了嘴巴，她一定是误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先天性痴呆儿。我看到她换成了一副天使般的面孔，又返身折了回去，拿过来一粒糖，慈爱地塞到了尼斯湖怪的手里。

尼斯湖怪愣了一下，然后就冲了出来。

他把那粒糖朝我抛了过来。

“嗨，接球！”

隔着一条马路，我竟然一把接住了。

我们两个人爆笑起来。

笑到最后，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又往脸上搽了一把，这一回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了！

店员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用“唇读术”在说话。

说起来,这还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

去年夏天,也是一个雨天,我和尼斯湖怪被隔在了有轨电车铁轨的两头。尽管在其他的地方它早就被淘汰了,但至少在妖湖镇,它还会继续存在一百年。有轨电车嘎吱嘎吱地驶近了,它把一切声音都吞掉了,但我却听到了一个声音:“努——阿——努——阿——鸟——”确切地说,不是听见,而是用眼睛看见的,我读懂了站在对面的尼斯湖怪的口型。“尼——斯——湖——怪——”我也喊了起来,尼斯湖怪也同样读懂了我的口型。

这一发现,让我和尼斯湖怪成了死党。

然而,我绝对没有想到,唇读术日后有一天会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出来。

这一天已经悄悄逼近了。

我还一无所知。

2 一个雨季失踪了九个男孩

“雨天你还敢去妖湖?”

尼斯湖怪听说我雨天还要去妖湖,开始威胁起我来了:“一百年前,妖湖镇上的九个男孩就是被湖怪在雨天吃掉的!”

“雨天?”

我不明白湖怪为什么偏偏选择雨天大开杀戒。

至少,我就不喜欢雨天。

当然了,我不是尼斯湖怪虚构的那个什么雨天的湖怪!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倒不是怕我扼杀了一个“湖怪学”的天才,我是怕他一蹶不振!湖怪毕竟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有人见过它,它不过是活在尼斯湖怪心中的一个想像,不,可以说是偶像!他崇拜它,怕它,如果我揭穿了它,这不过是他的虚构,他会发疯的!





我不想把他葬送掉。

所以尽管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湖怪的存在，但我从未攻击过他。

一个人有想像力，总比没有想像力要好。

只是除了雨天，我还不明白湖怪为什么只吃男孩？比如说我吧，吃鱼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条鱼是男鱼还是女鱼。

我只是小心地把鱼刺吐出来。

今天我是怎么了，我自己责怪起自己来了，怎么总拿自己与湖怪比？

再这样下去，我都快变成一个湖怪了。

我想换一个话题，就一边把观鸟专用的双筒望远镜从脖子上取下来，一边问他：“你的观察日记写什么？写‘我家浴缸里的湖怪’吗……”但尼斯湖怪打断了我的话，我说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是兴奋还是恐惧：“你知道吗？今年距离上一次湖怪醒过来，正好是一百年……”

这次是我打断了他的话：“可一百年前也没有人亲眼看到过湖怪啊！”

“可一个雨季就失踪了九个男孩！”

“那就一定是被湖怪吃了吗？说不定是被吸血鬼吃掉了！”

我大声叫了起来。

“不，吸血鬼不过是一个传说。”尼斯湖怪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就是知道，这九个男孩肯定是被湖怪吃掉的！”

我想提醒他，湖怪也不过是一个传说。

“努阿努阿鸟，”他突然用一副很害怕的样子问我，“你说我不会出事吧？”

“什么？”

“那把椅子。”

“那把椅子怎么了？”

“那、那……”尼斯湖怪口吃了一下，忧心忡忡地朝通向妖湖的小路看了一眼，“那个男孩就是被湖怪吃掉的。我在图书馆查过一百年前的《妖湖晚报》了，那个左手心有一颗黑痣的男孩，就住在‘百年墓地’里！”



我差一点就叫出声来了：那个失踪的男孩不一定就是被湖怪吃掉的啊！

3 我在雨中看到了一双一百年前的眼睛

我甩下他，一个人朝妖湖骑去。

“雨——天——当——心——湖——怪——”

我们不是在唇读。

是从背后传来的尼斯湖怪的恐吓声，不过，我连头也懒得回了。

雨中有一人发出了怪笑，不是湖怪，是我。

我不是一个喜欢讥笑别人的人，我也知道，任何一个天才都会遭到世俗的讥笑，布鲁诺还被人一把火活活烧死了呢！但问题是，尼斯湖怪的理论实在是太幼稚了，听上去简直就像格林童话一样可笑。不是吗？湖怪雨天一口气吃了九个男孩，还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看见了？再说，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九个呢？多一个、少一个就不行吗？又不是吹生日蛋糕的蜡烛！

但我很快就笑不出声了。

透过左手的那一片矮树林，我看见了“百年墓地”。

“百年墓地”并不是一片真正的墓地。

其实，它不过是一幢孤零零的石头造的房子，因为一直没有人住，我们私下里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它看上去一点也不阴森可怖。

关于它，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传说，比如说鬼宅什么的，所以尽管它就在通往妖湖的小道边上，是必经之路，我过去却从未多看过它一眼。今天给尼斯湖怪一提，我才记起了它。

我的心往下一沉。

不是一沉，是猛地往下一坠的感觉。